

一代人的蓬勃欲望与一座城市的精明狠厉



# 温州情事

卢雅娟 著

当

爱情遭遇算计与圈套，  
情事、钱事、房事，

事事尔虞我诈、变数重重，

温州这座光怪陆离的城市，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

沈阳出版社

# 温州 情事

The title '温州情事' is rendered in a bold, black, sans-serif font. The characters '温' and '州' are stacked vertically, as are '情' and '事'. A white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s to the right of the '州' character. Below the top row of characters is a black silhouette of a city skyline. The bottom row of characters is white with a black outline.

卢雅娟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情事 / 卢雅娟著. — 沈阳 : 沈阳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41-5460-4

I. ①温… II. ①卢…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4514 号

---

出 版 者: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110011)

网 址:<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170mm × 240mm

印 张:20

字 数:260 千字

出版时间: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杨 静 贺 旭

策划编辑:万小红

封面设计:书舟书籍装帧设计

版式设计:王玉双

责任校对:张艳婷

责任监印:杨 旭

---

书 号:ISBN 978-7-5441-5460-4

定 价:32.00 元

联系电话:024-24112447

E - mail : [sy24112447@163.com](mailto:sy24112447@163.com)

## 爱情乌托邦的重建之路

——为卢雅娟小说所作序

长风送我至荷兰，得以结识雅娟。按目前通行的代际分类，雅娟属于80后作家，栖身于由郁金香与梵高的色彩镶嵌而成的异国，用她稔熟的中文写有关中国人的小说。曾见其码字极快，拥有自己的星座，也拥有一批日渐扩张的粉丝。

最初读到雅娟的文字，是刊于欧洲《华侨新天地》的一篇短文《归零》，无意中获之，已为其敏锐与老成的文字所惊诧。随后我又读到她的一批早期小文，如《十碗忆苦思甜的年夜饭》《那个男人教我的事》等等，风格又为之而一变，清丽中含怨，并借此而知其往日之心结与今日之操执。我深信她若能专致于此类文体，来日也能迎风吹笙，撩皱一池春水。

而雅娟则终将以小说名世。她24岁时就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留学不留爱》，几年后又出版了第二部长篇《爱过飘零》。两部作品中的地点都安置在荷兰，这是她青春之筏的漂游之地，也是她绮年梦魂的萦绕之源。当她的几乎所有海外同学都在为实业而奔波，或在夜间的酒吧里泡洗光阴之时，雅娟却呆呆地在空白的纸上涂写一些不明不白的字句。有一天，她终于感到有必要给自己的记忆留下一份交代，使飘逝的爱念能够借助文字的魔力而备有一种鲜明的形状，于是就敲出了第一个字符。从此以后，写作成了她雕刻时光的一种心灵方式。

依我之见，可大致将雅娟的前两部长篇归入纯情小说之列，写的都是校园男女的花季故事。虽然社会也会被看作一个框架，会形成对人物的不同干扰，但爱情却是各色人物的生活主题与命运逻辑。当然，雅娟的视角仍然是其独有的，在两部作品中，爱情被看作是一个被拢聚出的光源，诱惑着飞蛾们奋不顾身地一次次扑入。爱情是他们的氧，掉在干涸的河中的人，都在用自己的腮去尽力接触一片水面，借此获得对氧的吸摄，从而完成对生命的确证，并由此演绎出种种人世的丰富与跌宕，检测了人性的懦弱与坚强。而这样的故事又总会带

出一个令人不快的结局,将我们推入一种深壑难填的期盼之中,小说的魅力也为此而引发出了一场符号学的内爆。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作者带入其中的许多情感经历,并触摸到作者心底残垣般的寂寞。然而我知道,雅娟更愿意成为一场未知之剧的导演,也就是允许爱再一次创造历史。

正是在这种“上下文”的语境中,我们读到了雅娟完成的第三部小说。爱,这个隐置于背后的主角又执拗地浮出地表,酿出一段段令人焦灼的情事,而书中的人物叶晓楠、林朗、贾成武、贾成文、大美等,则只是爱的现世分身,是它戴着不同面具的出演者而已。然而与前两部小说不同,《温州情事》一书中的地点从海外转移到了本土,而且非常具体地落实到一个最具地标性的内地城市——温州,这既是最早尝试自由经济之果的地方,也是雅娟的故乡。或许正是因为地点的变换,原初的纯情更多地被世情所渗入与结构着,从此意义上讲,也可以将这部小说称为世情小说。爱的主题并没有改变,但是起部分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生态学的外貌,却被雅娟的描写凸显出来。社会不仅越来越成为人物活动的场所,时间展开的腐蚀剂,更重要的是,它设置与提供出一些外部的、伪饰过的标准,从而重铸了人物的内涵,左右着情感的走向。在雅娟的笔下,温州这个被表征化的城市,已经在现代性的诉求中被构建为一座欲望之城、世故之城与名望之城。既然我们无法弃去这个城市而选择其他的循路,那么只能纠缠在它的规则之中,在爱与城的关系之中料理我们的生计与感情。

但是也存在着一种挣扎,虽然爱是出于内心的声音,但总是会在城的枷锁中寻找一些突围。在雅娟的小说中,这种突围的方式主要是以一种返归童真的路径建立起来的。在这点上,也像前两部小说一样,主人公在尚未进入社会之染以前的第一次爱,被赋予了一种血祀般的含义。而这个最初的铭记也成了主人公于冥冥之中难以解脱的命运之绳,虽经千回百折、歧路多难,但这根绳索总是系在灵窍之上。为此,小说的主线也就表现为从“童话的爱情”向“童话的婚姻”的一种距离性憧憬与进发。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是因为现实的横亘,或者是因为种种未及所料的错爱,使得这一距离总是难以缩减,甚至有时会越扯越远。为此又形成了小说叙述的一种张力,即一面是对返回童真式爱情的执着,另一面则是这种返回过程的重重艰难。归宿难,难归宿,几乎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共痛。然而这又恰恰是爱的魔力所在。当爱的愿力与痴迷变得越来越真实的时候,笼罩在其上空的那个城市貌相也就在映衬中显露出了它虚夸的外形,变成一座被架空的浮城。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雅娟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备足了充分的流行元素,如果

尝试对其叙述方式作以概括,那么就是用其最为擅长的“对话体”方式来讲各式各样的“故事”。场景的过渡一般都很快,几乎在每个很小的片段中都会缠绕着一段跌宕起伏、机趣斜出的故事,并将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密针线”与“显机用”的手法推演到一个新的境地。我们不知道雅娟是从何处习得这一讲故事的本领的。当然,几部作品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这种高度故事化的特征,包括密集式的情节转化与穿插,以及敢于在情感描绘上“下猛药”等,在这部小说中几乎获得了一种极致性的“表演”,使得这本小说更贴近于一种商业化的制作。而雅娟为此也从一个相对而言更为自我与纯粹一些的作者,转变为了为市场而生产的作者。

但是我们似乎也没必要用目前通行的“大众文学”的标签来将其作品进行刻板的归类。尽管作者谙熟于流行小说的句法,甚至有时会过于迷恋此种技法,然而又难以用一般界义大众文化的那些概念性判语如平面化、复制化、平庸化等来框说之。与之相反,雅娟的小说往往是多义的、奇情异想与文心独造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其惯用的流行句法与骚动不宁的刻绘之下,被安插的仍是一种端肃的意义,以此表达出对那种万劫不陨的童真的祭悼与缅怀,进而为爱的再生奏出了一首盘旋低回的弦歌。雅娟通过自己的小说所构建出的这个爱情乌托邦,虽然难以超尘,却可以赎世。其实,一个作家也无须有太多的思想营造,只要能应诺一种人性的未堕与生生的丰腴,则已足矣。至于究竟是大众文学还是纯文学,则可暂时消泯于无碍。雅娟能颌于我之解读否?

黄卓越

2013年夏于北京西北郊

# 目录 CONTENTS

- |                 |                   |
|-----------------|-------------------|
| 1 周身如茧 / 001    | 23 东坡肉 / 075      |
| 2 女人猫 / 005     | 24 暗度陈仓 / 078     |
| 3 大女人小男人 / 009  | 25 不堪细认 / 082     |
| 4 长毛帮 / 013     | 26 纹丝不动 / 085     |
| 5 小肥羊 / 015     | 27 蓦然回首 / 087     |
| 6 金龟婿 / 019     | 28 退堂鼓 / 089      |
| 7 治标不治本 / 023   | 29 苦中作乐 / 092     |
| 8 素食主义 / 026    | 30 暗里着迷 / 096     |
| 9 歹念 / 029      | 31 成人礼 / 099      |
| 10 坐享其“城” / 033 | 32 好日子 / 102      |
| 11 明知故问 / 036   | 33 有蚊子 / 105      |
| 12 钉子户 / 040    | 34 非主流 / 109      |
| 13 艳照门 / 043    | 35 你敢欺负一个流氓 / 111 |
| 14 小犹太 / 046    | 36 第一次亲密接触 / 114  |
| 15 年少无知 / 049   | 37 化腐朽为神奇 / 116   |
| 16 麦佬 / 052     | 38 谢谢你爱我 / 118    |
| 17 不蓝舍 / 056    | 39 人生贵在折腾 / 120   |
| 18 鸟语花香 / 058   | 40 男人树 / 123      |
| 19 出行大点兵 / 061  | 41 剪刀手爱德华 / 127   |
| 20 此当别论 / 064   | 42 假寐 / 129       |
| 21 临时演员 / 067   | 43 寡人 / 132       |
| 22 云破日出 / 072   | 44 温州女病人 / 135    |



- 45 小南门 / 137
- 46 张无忌他妈的名言 / 139
- 47 越狱 / 141
- 48 胜利的消息 / 144
- 49 没完没了 / 147
- 50 一夕,自觉老 / 153
- 51 死于一场爱情 / 156
- 52 惊世骇俗 / 159
- 53 落地豆腐 / 162
- 54 楚河汉界 / 165
- 55 擦肩而过 / 169
- 56 鬼都比你明媚 / 173
- 57 金司令买鱼记 / 175
- 58 当爱已成为往事 / 178
- 59 锁房子 / 181
- 60 水中捞月 / 185
- 61 青蛙与王子 / 187
- 62 醉里挑灯觅男人 / 191
- 63 如坐针毡 / 194
- 64 孙子的兵法 / 198
- 65 狗肉上不了席 / 201
- 66 贱招拆招 / 204
- 67 回马枪 / 207
- 68 此仇不报,非流氓 / 210
- 69 揠苗助长 / 213
- 70 对话模式 / 217
- 71 模拟场景 / 221
- 72 鱼与熊掌 / 225
- 73 乘虚而入 / 228
- 74 破事儿 / 231
- 75 商人的嘴 / 234
- 76 虾兵蟹将 / 238
- 77 英雄救美 / 243
- 78 烧鸭饭 / 248
- 79 内忧外患 / 251
- 80 姨妈来了 / 257
- 81 在野党 / 260
- 82 事态严重 / 263
- 83 莫须有 / 266
- 84 男儿有泪不轻弹 / 270
- 85 午夜魅影 / 273
- 86 逢场作戏 / 274
- 87 撕票的消息 / 276
- 88 家丑 / 281
- 89 戏子 / 284
- 90 蒙面的刺客 / 287
- 91 张无忌他爹 / 289
- 92 爱情之轻 / 291
- 93 靖康之耻 / 293
- 94 心似淬火 / 295
- 95 晴天霹雳 / 298
- 96 纸做的鹤 / 300
- 97 爱是什么 / 303
- 98 不明不白 / 305
- 99 忘了时间的钟 / 306
- 100 大梦未解 / 308



## 1 周身如茧

叶晓楠准备连夜出走，因为她预谋离开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在电话那头叫嚣：“你躲啊！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逃啊！你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他像一个气急败坏的债主一样向她追讨。

叶晓楠一句话都没说，静静地听他发完脾气，挂断电话。她知道自己把他惹急了，他俩许了婚期，定了酒席，而就在前天，叶晓楠告诉他：“我们分手。”

这个男人叫王肖磊，叶晓楠管他叫“既得利益者”，他发火不是因为叶晓楠要走，而是因为他付了酒席的定钱，通知了所有的亲友，更要命的是，他发了请帖给领导，他觉得以上三项比叶晓楠的离开要致命多了。

叶晓楠简单收拾了一个包，给好友大美打去了电话，然后骑着“狗儿摩托”奔大美家去了。

“你行啊，落跑新娘！”大美领她进自己的房间。

“甭提了，落魄新娘还差不多！”叶晓楠把包往椅子上一扔，环顾一下四周，“方便不？你家男人今天在不？”

“他这两天去广东进货了，刚好腾出一个单人位给你睡。”大美说。

“啥都不说了，我们全家感谢您！”叶晓楠说完往床上倒了下去。

“这到底为啥呀？肖磊挺好一男的啊！”大美坐到了床边，拉她，“我说你也不洗洗，就你这副德行有人要该知足了，你还吊起来卖啊你。”

“大美同志，你说结婚为了什么啊？搭伙过日子？替他生孩子？这我都能接受，我都已经是高龄剩女了，可是，但是，居然……”

“什么啊？你就不能给句痛快话？”大美急了。

“和他去吃饭，屁股还没落到椅子上，就问服务员今天特价菜是什么！”叶晓楠说。

“这叫节俭持家，好品质。”

“穿身黑色西装，配双白色棉袜。”

“这……这叫有个性。”

“那接了吻，立马往地上吐口水呢？”叶晓楠抬头看着大美。

“这……这是有点那个，可是你也不是今天才认识他，你两年都忍了，咋就这个节骨眼儿上叛变呢？有奸夫呀？”大美开始八卦起来。

“我这是琢磨来琢磨去，忍下来得了，可是就昨天，他妈上我家去了，说我们那新房只能登记他儿子一个人的名字，还要去做婚前公证。这钱我要出一半，房子全归他？我妈就急了，说不行，那他妈就说了那事。”叶晓楠说完看了大美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那事都过去几百年了，这老太太咋还惦记呢？”

躺在床上的叶晓楠闭上了眼睛，没再说话。

第二天一大早，大美接到了叶晓楠母亲的电话。

“大美，你赶紧让晓楠回来，肖磊的家人来闹了。”叶母在电话那头大叫。

“哦！知道，阿姨您别急，知道，知道。”大美也开始紧张起来。

叶晓楠还在被子里窝着，没起身。

“我说你，你妈都急疯了，肖磊他妈在你家撒泼呢！你这怎么还半死不活的。”大美一把掀开她的被子。

叶晓楠睁开眼，幽幽地说：“我早就半死不活了。”她胳膊一伸，把被子又拉了回来，然后连人带被卷成一团，继续说，“半死不活，周身如茧。”

大美终于停止了叫嚷，她坐在叶晓楠身边愣了许久，艰难地说：“我说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这婚，你结与不结我都支持你。”

被窝里的叶晓楠只动了一动。

大美看到叶家门口围了好几圈人，王肖磊母亲厉声的叫骂声清晰可辨，她不由得拉住叶晓楠，“要不……要不你就别进去了。”

“我什么没见过？”叶晓楠面无表情地说。

好事的邻居见叶晓楠回来了，连忙让出道让她俩进屋，并对着她们的背影小声议论，指指点点。

“你女儿这种滥货去死算了，还活着害人做什么……”王母正对着叶母破口大骂，王肖磊站在边上，他见叶晓楠走了进来，拉拉王母的衣角。

叶晓楠环顾一下四周，但凡不是金属制品的家用器皿都摊在地上，粉身碎骨了。叶母头发凌乱，满脸绯红，方才一场蹩脚的打斗清晰可见。

“妈，刀！”叶晓楠大叫一声，众人一惊，齐齐看向她。

“晓楠，晓楠，你这是干什么啊？”叶母急上前忙拉住她。

“王肖磊，要死要活，你动手！男人我见得多了，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要闹是吧？喏，给你指条明路，你给我递把刀，我立马割了我的血管大动脉。”叶晓

楠走到王肖磊面前厉声地说。

王肖磊支吾着说道：“晓楠，我，我没那个意思，我……”

“动刀啊！”叶晓楠厉声地嚷。

王母见儿子中气不足，打斗的气势也去了一半，撂下句狠话后便领众人蹿出了叶家的大门。

门外的看客渐渐地散了去，只是叶家人都知道有些阴霾是永远也散不去的。

大美和叶晓楠的弟弟叶晓峰各持扫帚收拾残局，叶晓楠靠墙而立，面无表情，叶母满目是泪，叶父蹲在一边抽着闷烟。

“妈，婚不结了。”叶晓楠突然宣布。

大美和叶晓峰齐齐回头看她。

“也成，都到这地步了，嫁过去也受气。”叶母闷闷地说。

“姐，我支持你！”叶晓峰插嘴。

“你支持？你支持个屁！”叶父终于开腔了，“晓楠，你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一个媛子儿（媛子儿：温州方言“姑娘”之意）经不起这么几回折腾，我和你妈的老脸往哪儿搁啊？往哪儿搁？”

“爸，那我去死行了吧？”叶晓楠说。

叶父没了声响。

过了几日，叶晓楠主动找了王肖磊。

“房子首付你出了3万，订婚给你的金子1万，结婚酒席的定钱5000，今年给你妈拜年的礼物500，合送到人情扣500……”王肖磊把纸一摊给她算了一笔账，“你得再出2800，我们就两清了。”

“2800，你的青春不值钱哦？”

“我以为像悔婚这样幼稚的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的光辉历史你自己知道。”王肖磊冷嘲道。

叶晓楠扯动了一下嘴角，她自然知道王肖磊在算计了她之后，也决然不会给出一个深情款款的告别礼，这样倒也好，将厌恶进行到底，谈钱谈分手，简单扼要。

王肖磊比叶晓楠大几岁，两人刚认识那会儿，叶母还说男人年纪大知道疼女人，这会儿叶晓楠全明白了，疼女人这事儿跟年龄没关系，个性使然。之前两人订婚时，谈定的男方买全部家具及新居装修，女方买全部家电及按揭首期。

叶晓楠月收入8000，比起王肖磊的铁饭碗3000只多不少，她也认赔了，却不想在家当置办的过程中，王肖磊倒进来一批二手家具，算是完成了自己的项

目。而他陪叶晓楠买家电的时候，竟挑最贵的。叶晓楠这才缓过神来，王肖磊这个男人就是彻头彻尾的腹黑男，过往的所谓疼所谓爱也不过就是揣着算计在演戏。

那天两人去挑地砖，王肖磊背着她给一哥们儿打电话诉苦，说：“结婚那么多花钱的地方，和嫖妓没两样，没有爱，花钱找人陪睡。”

叶晓楠听见了，也明白了。他俩的婚姻不过就是花钱陪人睡觉，她出一半的房贷，她买全部的家电，然后换个妻子的名分。

她一直拖着不爆发，等到酒席定了下来，她才决定大逃亡，原因无他，她就图个破罐子破摔的痛快，反正她的名声早就臭了。

“明天给你汇钱，原来那卡号？”叶晓楠收拾了自己的东西，走出这所新居的大门。她知道这 2800 要是不给，王母必然闹腾，叶母没法清静。

“我，我有个问题。”王肖磊突然忸怩起来。

“嗯？”叶晓楠寻思他该不会问你爱过我吗？

“你在外面有人了吧？睡过？”王肖磊轻声地问。

“睡过，比你强点。”叶晓楠闷闷地说，大美说得对，闹分手，砸他家的电视机还不如砸他的颜面。

王肖磊果然暴怒，嚷：“他，他谁啊？谁啊？”

“你要知道他生辰八字，还是星座属相呢？”

王肖磊急急转身，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叶晓楠提着两个大袋子下了楼。夜深了，路上除了偶尔有车子驶过，几乎是空旷的，叶晓楠看着自己的影子，心中徒生惶恐。

18 岁的自己，青春葱茏，享受爱情的盛情恩泽，憧憬丰沛。

28 岁的自己，步入所谓的剩女军团。没有了青春的爱情也许只能贱卖，碰到一个像王肖磊这样的腹黑男，哪怕他家中还有一个形如悍妇的老妈，便也将就了，现在中途退场，虽然扳回点小自尊，可是人言更可畏了。

一座冰冷的墓碑，刻着一个男人的名字，荒凉的墓园，此刻的叶晓楠在夜风中饮泣。她于人前表露坚强和无所谓，人后竟被回忆掐住咽喉，无法喘息，她那些被人无法理解的、繁复难测的内心戏，仅仅是因为她无法忘却旧年，忘却旧爱，她自己的人生被自己的命运所欺辱。

因为爱一个永远都不能再拥有的男人，那爱里衍生的寂寞都显得很伟大。

任性，逞强，自欺，那就是她这几年的生活写照。

## 2 女人猫

婚事不谈了，公事还得接着谈。叶晓楠在墓地坐了一夜，清早回到大美家，洗澡换衣，继续去上班。

叶晓楠在鸿福贸易已经工作5年多了，算是老臣子，业务突出，深得老板张鸿亮重用，去年又被提为总经理。

今晚的饭局，她接待了一个欧洲商客，轻松地谈下了一笔生意，临走前张鸿亮说：“我送你回去。”

叶晓楠从不和他生分，点头上了他的车。

张鸿亮跟着上车，坐定，一摸脑袋，说：“糟糕，今天是我老婆的生日，给忘了。”

叶晓楠一看表，说：“现在才11点，还来得及吧。你赶紧走，我自己打车回去得了。”她便打开了车门。

“要命要命，礼物都没买，回家还不闹死我。”张鸿亮大叫。他老婆是个矫情的人，因为出身不错，又是家中的独女，到了40岁还不能卸下少女的任性，没有丁点这个岁数的女人该有的通情达理。

“这是客人送我的香水，要不先拿去应急吧。”叶晓楠急人所急，把手袋里还未拆封的香水递给他。

“大恩不言谢了。”张鸿亮接过香水，感激地说。

“你就当我拍马屁得了，开车小心。”叶晓楠下了车，朝张鸿亮挥挥手。

望着张鸿亮远去的车影，叶晓楠若有所思，张鸿亮当年可是个好男人，有事业心，爱孩子，也顾家，偏偏老板娘是个醋罐子，性子又急，张鸿亮明明一个清白高尚的好男人愣被她用无数的假想妖精给染艳了。

物极必反，张鸿亮终于在外头有了女人。那女人本是叶晓楠的客户，人称容姐，据说她丈夫有外遇，因一次叶晓楠叫老板送支票给她而相熟，后来两人出去喝了几回茶，就好上了。

人到中年，这种情外情叶晓楠也见过多了，她念着容姐和张鸿亮某种意义上都是情感苦闷的人，所以帮他们打打掩护的事也常做，按她的话来说，这也是工作需要。她只嘱咐张鸿亮悠着点，张鸿亮却说到了他这种岁数，是调情还是

爱情，他们心里是知道的。

第二天一大早，叶晓楠还在床上睡着，却接到张鸿亮的电话，那头直叫：“晓楠，你千万别去公司，千万别去，她又开始疯了，也怪我没把你给的香水打来看看，那个 Mark 在里面夹了一张卡片，写着你的名字，这死女人又不懂英文，非说是我送你的，闹了一宿……”

“卡片？要不我打电话跟她解释解释。”叶晓楠从床上坐了起来。

“卡片被撕碎了，也不知丢哪儿了，这事也没法解释，不巧的是，我手机里还有条阿容的短信，叫她给看见了。”老板说。

原来容姐同期曝光了，容姐拖家带口，又是贸易圈子里的人，要是真厮打起来，动静一定不小。看样子老板想安安静静地让叶晓楠背黑锅，这下叶晓楠彻底地醒了。

叶晓楠一阵委屈，说：“我今天不去上班，就等于认下这事了。”她顿了顿，又说，“既然这是你的决定，我照做就是了。”

“晓楠，晓楠，我知道对不起你，我……我会补偿你的。”张鸿亮有气无力地说。

叶晓楠挂了电话，把手机往床头柜上一扔，这时候大美走了过来，问：“还不去上班？”

“估计以后都不用去了。”

“昨天不是才谈成一笔生意吗？喂，你翅膀硬了，准备跳槽？”大美往床边一坐，继续说，“这跳槽有风险，跳不过去你就摔死了！温州贸易圈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人，你可想好了？”

“姑奶奶，难得我今天能赖床，你歇会儿行吗？”叶晓楠把头一蒙继续睡。

这时鸿福贸易公司已经炸锅了，张太太起早来抓奸，见不着叶晓楠人，就把她的桌子给掀了。

有同事打电话告知了这一切，叶晓楠从床上惊坐而起，她的办公桌上有她的陶瓷猪，她胡乱洗了把脸，挎包一背，骑着“狗儿摩托”就奔公司去了。那陶瓷猪对她意义重大。

电梯的门一开，叶晓楠迎头撞上怒气冲冲的张太太，两人均感错愕。

“死狐狸精！你倒敢来啊？”张太太一把抓住叶晓楠的领子。

“老板娘，我，我。”叶晓楠支吾了半天，这事明说不得，解释不得，却又承认不得。

“你什么你？你这种破烂货早死早积德，小时候就开始睡男人，你现在睡到别人家去了，你有脸没有啊……”张太太怒骂，连抓带打。

门卫见势态不妙，赶紧上楼叫张鸿亮，张鸿亮下楼一看，叶晓楠已经被打倒在地。

“晓楠，你怎么还来啊？”张鸿亮试图拉开两人，却被张太太误伤，也跌在了地上。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连隔壁楼的门卫也凑过来了。

“姓张的，你给我说清楚，你和这个破鞋是什么关系？”张太太开始将炮火转向丈夫。

“我，我们，我们没什么关系。”张鸿亮支吾着。

“那这是谁发的？什么亲爱的，什么想你，不害臊！”张太太举着手机，“那就是你这个狐狸精！就你！”那手机猛地砸向叶晓楠，叶晓楠只觉鼻骨一阵麻木，随即是一口苦咸。

鲜红的血水濡湿了叶晓楠的衣服，张鸿亮慌了，一把扶起叶晓楠，冲张太太喊：“不是她，不是她！你疯了！”

可是此情此景，任谁也不会相信眼前这对搀扶着的男女关系纯洁。张太太没被血光震住，反倒更疯了，她又冲过来打叶晓楠，叶晓楠捂着脸，已是摇摇欲坠。

张鸿亮一把推开张太太，任她撞向冰冷的大理石，然后扶着叶晓楠出了大厦的门。

医生给叶晓楠拍了X光，说她鼻梁骨断了，随即给她做了一个复位手术，当天叶晓楠就留院了。

晚上，大美拎了一些衣物来陪床，她给叶晓楠边擦身子边骂：“这个女人是疯子吗？把你鼻子都打歪了，你瞧瞧，把你的脖子抓成这样！这女人前世是猫？”

“女人本来就是猫，有人疼就乖，没人疼就挠，只是有些人挠别人，有些人挠自己。”叶晓楠闷闷地说。

“对对对！你也是猫，你挠你自己，把自己的心都挠碎了。”大美握住她的手。

“说人话！”叶晓楠有点儿不愿意给人家看自己的伤口。

“成，叶大小姐，你现在破相了，我得拍张照留念啊。”大美说完站了起来，欲从包里掏出手机拍照。

“拍吧拍吧！本小姐就当是免费整容，明天我叫医生在我鼻子里塞根铁丝。”叶晓楠嘴角一扯，结果扯出了疼，“啊，疼死我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美正赶着去上班，容姐拎着几盒补品进来了，叶晓楠夜里麻醉过了，疼了一宿，现在睡意正浓，“容姐？是你啊。”她欠了欠身子。

“躺着躺着。都是我们不好，让你遭罪了。”容姐把补品放在床头柜上。

“事情怎样了？”叶晓楠应酬地说。

“他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了几句，到现在还没联系上，担心死我了。”容姐说。



叶晓楠一阵欣慰，至少自己的牺牲还能护住一段爱情。

“晓楠，你也知道我丈夫好面子，脾气大，如果这事儿穿了，我也甭活了，再说我儿子才上小学……”容姐说着说着就开始扯出哭腔，原来她担心的是自己。

“你想怎么办？”叶晓楠弱弱地问。

“这里有点儿钱，你先收下，她老婆闹闹就过去了，只求你别把我供出来，如果他供出是我，你能帮我开脱吗？”容姐吞吞吐吐地说。

叶晓楠扫了一眼床头的大纸包，心想：不少钱呀！

容姐继续用乞求的眼神望着叶晓楠，见她仍是沉默，突然跪了下来，脸上挂着眼泪，“算我求你了！”

“你先起来，先起来，我答应你还不成吗？”叶晓楠撑起身子去拉她。

之后两人扯了几圈题外话，容姐终于走了。一个上午叶晓楠就坐在床上数钱，整整 1000 张百元大钞。她知道钱给得多，她要担的罪名就大，这个“狐狸精”她是当定了。

下午张鸿亮也来了，脸色苍白，估计又一宿没睡。不仅如此，他的脸上还有伤，张太太的抓功叶晓楠昨日才领教过，她给张鸿亮投去了同情的眼神，“坐，张总！”

“晓楠，阿容打过电话给你吗？”

“她刚走。”

“她什么打算？”张鸿亮急问。

“她叫我帮她。”叶晓楠说着话带点怒气。

“其实吧，事情穿了就穿了，可就是……你知道的，我们做生意的就怕失了关系，这关系网破了，以后不好办事，你跟我这么久了，这道理你是明白的。”张鸿亮说得好听，其实就是怕得罪了老婆娘家的人，离婚可是他的死穴。

“我知道的。”叶晓楠应了一声。

“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张鸿亮从外衣的内兜摸出一个黑色的袋子，放在床头柜上。

这个时候，大美拎着饭进来了，张鸿亮便借故告辞了。

“他来干啥？”

“送钱。”

“收买你？”大美问。

“买我的名声，想不到我的名声还挺值钱。”叶晓楠喃喃道。

“晓楠，你这钱怎么能收呢？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

“辱？辱不辱的，也就是一张脸皮的事儿，从今往后，我要做个不要脸的，我

只要钱！”叶晓楠似在宣誓。

“什么爱情，狗屁！”叶晓楠随即对张鸿亮和容姐的感情做了定义，可是半晌也没见大美接话。

“晓楠。”大美终于开腔了。

“什么？”

“你知道最让人心疼的谎言是什么吗？”大美怔怔地望着叶晓楠，“那就是自欺欺人。”

叶晓楠什么也没说，转头看向窗外。

### 3 大女人小男人

叶晓楠终于出院了。

她鼻子还肿着，上头仍然贴着大胶布，让谁见了都觉得她刚整过容，大美说这是国民的惯性思维，现在整形成风，但凡脸上有瘀伤的妇女，哪怕是家暴的，都会被认为是韩式整容，大美叫她别不自在。

“你这几天忙进忙出的，忙活什么呢？找工作？”大美坐在电脑前打游戏，抬头看见叶晓楠走了进来。

“工作？也对，我明天要开始找工作了，我要离开这个万恶的贸易圈。”叶晓楠放下包，“你猜这是什么？”

“钥匙。”

“不对，是房子。”叶晓楠一笑，“我告诉你吧，我买房子了，自己的房子，首期付了。”

“你还真用了张鸿亮那对奸夫淫妇的钱？”

“就当是和他们做了一宗人情的贸易，他们买安乐心，我买安乐窝。双赢不是？”叶晓楠走去厨房煮面吃去了。

大美见叶晓楠走远了，急急给阿西发了短信：“叶晓楠最新播报：鼻子复位了，灵魂扭曲了。”

不久阿西来了，并带了一个小男孩。

“天哥！”大美摸摸天天的脑袋，天天把她的手甩开，一副不耐烦的样子。